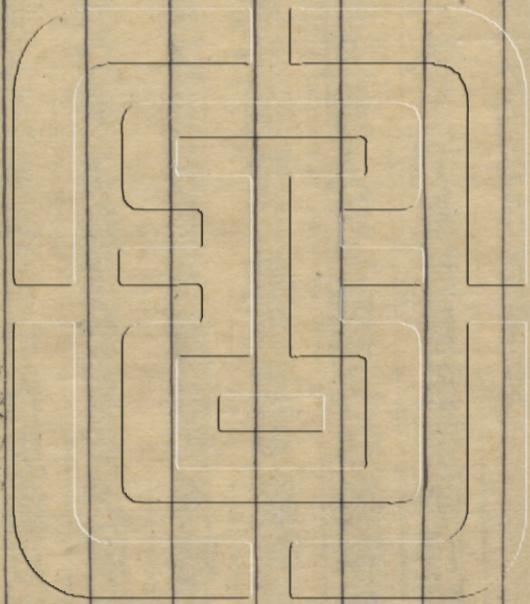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九終

杭州姚禮舊校
南海鄧翔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附錄一千三百六十

學海堂

孝經義疏

儀徵阮福著

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曰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
尚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為魯國三老所
獻何以明之漢許沖為其父慎上說文表云慎又學孝經孔氏
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
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等語據此
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慎慎又受之於衛宏此是最真之古文
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惜今失其傳矣

聖人以孝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此漢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是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之傳舜首以孝重此真堯舜相傳之道實有馮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織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奉之爲常法循之爲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爲書之名目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肇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

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爲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意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程方進傳成帝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爲傳又云方進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爲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確義也非孝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本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并引孝經經文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迄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手顏貞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諸儒遞傳鑿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義故爲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力陳兩漢傳述之人而未及子夏魏文侯是爲遺漏宋時汪應辰胡宏並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譌何其妄也

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福案孝經相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

齋孫此二事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兗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燕豫之域遂博稽六藝租贖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據此康成家舊貧而幼去廝役之吏自游學始爲通儒其先世固無講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

己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戒益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益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雖云凡元所注內有孝經然謝承書載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合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注中但其序文尙有廿八字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內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劉肅斷之曰益康成裔孫所

作也福審此裔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裔孫自謂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驗已明非康成若云益恩則益恩無經術然則非小同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小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間劉肅惑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卽康成避難徐州則猶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二十前後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邢昺所留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見唐

注刪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尚有五百二十一
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是漢人所遺亟可寶貴福
今全依經典釋文本補錄於音義之中以見尚有典型惟陸氏
出字大半皆是翦截而出間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章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
之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尚可窺見一斑其餘未敢牽綴衍助以
成文理學者惟當就其可推測者推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
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經正義及北堂書鈔文選注等書內
而非明皇之注曾經余氏古經解鈎沈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
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
中除釋文因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可
見唐注務翦繁蕪於古義太多刊落也

邢昺署銜下言奉勅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云與自微
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
行冲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
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
也又案唐書元行冲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於學官
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特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
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
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
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冲傳是
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

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
難分割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
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陰文注字是
屬明皇陰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陰文疏字自是屬元行冲
而行冲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
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
疏字究無著處福今擅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
行冲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音義在明
皇注前行冲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
行冲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
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詔徐
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
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

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
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
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
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

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
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

南史陸澄傳有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
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
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

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福案陸澄譏非康成之注其論十二驗最確然疑孝經爲小學則非是王儉之言是也

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爲何時人所加耳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尼音夷字作旦古夷字書堯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爲字尻許慎說文曰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閑居如此臧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尻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尻因并改鄭注非鄭作尻福案說文尻乃許氏受衛宏之真古文孝經但凡經中尻字皆隸變爲居不能改矣又按說文森字許氏讀若曾夔之夔所林反晉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夔夔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驂夔星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夔星參乘皆有三字之義而三夔驂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

曾子大孝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子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八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謂矣故君子不譎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

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盜則吾與慮又立事篇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爲弟子講學皆曰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於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

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鬻蚤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卽是全受全歸之本義也

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爲重易去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大孝篇曰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舉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中于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據也

明皇本刑於四海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爲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竄故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應感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

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應感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因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爲法刑亦可通訓爲見

福案孝經重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聖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也苟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言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

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謚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攴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爲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兒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敬君則日贊贊襄驅馳鞅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故此章

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
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
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不敢惡於人不
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如正義
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
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
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尙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
愛敬我親此德教形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
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常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于諸
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
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不言然後能

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
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
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
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奪爲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
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
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卽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
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
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于經則不敢斥言之至
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

子始著之于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二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此則孝經呂作甫之據也宋胡宏疑孝經引詩書爲後人所增果爲後人所增斷不能

書呂刑爲甫刑暗與史記合也又尙書大傳以呂刑爲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臧氏琳曰此今文家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敢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順也尙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豈不甚合而乃獨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

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富貴常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常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象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梁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合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不然也臧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仄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乎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

不成詞矣

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又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無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卽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墜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滿但祇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

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虛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又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於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雎子陳夏齧又反伐逞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奠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

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孟子是故得乎巨民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子奪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

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于沒世也且孔曾拖紳易簪皆聖賢

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侈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儒術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爲厭斲之斲厭斲卽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斲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斲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讀孝經之擇爲斲而漢時毛詩本亦有作擇者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

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本孝篇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論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此言爲子者不敢妄爲非法非道貽憂於父母唯其疾病方可以使父母憂之也家大

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義也又案荀子大略篇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福謂無口過無怨惡乃申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謂非止于父母生前之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卽孝父母也庶人始祭于寢未有身爲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爲卿大夫上事君下治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

祀由于言行無德法者甚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注曰爲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

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
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
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尙是
元行冲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无疏仍存鄭說自是
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邢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
校定者卽此等處可見校定一斑矣

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卽曾子所謂
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皆其義也孟子曰世
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此五不孝皆言不顧父母之養卽謹身節用以
養父母之反也又案而患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
注云患不能及者制自云何患不及于已哉蓋以患字作憂慮
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已之方不能
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瓛之說也一是邢
疏引蒼頡篇謂患爲禍患孔鄭韋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
言孝無終始患禍必及其身也福謂孔鄭韋王之說是也謝劉
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
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爲
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

君子夙絕之夕曰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患禍及之之義亦即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患禍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見於曾子曾子又曰忿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發明卽文理亦復相似至于終始之說福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也已明言始終二字論語亦曰慎終追遠是終始自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于患禍五等所同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已預定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鄭曰所引尙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尙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傳會制旨卽御製序中所云今存于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卽輯爲鄭注誤矣

則法也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

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譏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焉後人空論多而則字鮮講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

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緒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土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

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以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漢王符潛夫論斷訟篇孝經曰陳之以德義

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善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道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

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于民瞻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為政教之證皇侃以為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并結似未得孔子曾子之本義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云世子郊迎儀

禮觀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按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爲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按者據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卽此注也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

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尙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

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臧氏按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遙反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臧氏按正義引舊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以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似第釋文稱字音始見下則非也豈士知義理句爲鄭注而唐注本之乎

男子賤稱臧氏按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養臧氏按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

曾子大孝篇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豫卽此所謂安也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卽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引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諡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正與爾雅義疏合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此卽生則親安之之義也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

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會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皆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卽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

古字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卽順之順之亦訓之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爲義家大人曰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順耳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卽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卽命也命卽性也率性之率當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覲聘禮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卽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率之以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卽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翱復性

書爲禪學也至于論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
言天生人有壽夭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
此必知之性卽是天道故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已矣夫
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矣蓋孔子不得其
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
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
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卽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去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言
孔子不得位之語子思作中庸見史記孔子世家是漢人有據
之言也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
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
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
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
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
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
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
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
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善人聖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雝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雝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雝之中明堂太室也

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雝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

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卽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

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家人著性命古訓更爲明顯蓋性無與義無事繁言空論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

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辟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受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會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皙常以皓皓是以曾皙眉壽此卽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語慎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昏定辰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卽病則致其憂也會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以哀祀之立事篇曰居哀

而觀其貞也本孝篇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玉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累累色容款款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此卽祭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

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福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篇庶人日且思其事戰

戰惟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卽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卽在醜不爭之義亦卽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嚮爾盜寇則吾與慮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住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卽不驕不亂不爭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說文曰心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

容於內也。去卽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卽倒子卽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既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惠氏定宇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

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子孝親亦曰慈慈愛卽孝愛也。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卽曾子傳孝經之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父母。謚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

則身不離於合名。經文石臺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力智反亦可訓爲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此中

一句必當曰不離於合名。方合詳見諸侯章富貴不離補義下。漢班固白虎通諫諍篇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合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且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辟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後漢書劉瑜傳引鄭注曰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荀子子道篇云八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

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臣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臣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

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又案禮記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又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以義輔之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家大人曰諭猶諫也又云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事父母篇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與也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

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參請焉
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
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
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福案家語王肅采小
說偽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惜孔冲遠不知其偽而不能對
也

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宀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
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
之察尚書大傳訓同可見察从祭義生于祭孝經言天地明察
察即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爲天地主家大人注引孔楨
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爲祭之主即曾子

傳孝經之義也福又謂明堂以祀天爲最重故名曰明堂堂名
曰明即取明察之義此章上文云事天明即其本義也禮記中
庸察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悟理
也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爲盡忠臧氏引正
義曰舊注韋昭去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君有過則思
補益出制旨也案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注也此兼引韋昭者蓋
韋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
見鄭注爲人臣補身過也

爾雅釋言曰將送也廣雅釋言詩樛木福履將之箋那湯孫之
將箋烈祖我受命溥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

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說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曰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諸侯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王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舊唐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

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福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是中與忠同無疑遐不謂矣詩陽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減善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棫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知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卽何瑕胡何三字爲轉聲相通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勤也詩標有梅迨其謂之箋亦訓爲勤據此則遐不謂矣卽是何不勤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

相得爾雅謂勤也之訓非專訓標有梅亦訓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爲遐字者此卽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進退維谷谷卽穀之變也鄭箋訓遐爲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

哭不偯陸氏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恹云痛聲也音同臧氏鏞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偯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恹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旣誤偯因改偯爲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偯之改偯爲依之譌矣福案偯恹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从依生義也依者尙書虞書聲依永律和聲詩商頌那依我磬聲其訓皆言依循樂

聲以和樂律有抑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無偯字然偯字見於經傳者不止此一處禮記間傳三曲而偯元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偯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偯不當偯故云哭不偯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偯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號啼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以此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偯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荅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卽孝經哭不偯之義也所以間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說文云恹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偯此恹字之義與偯

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衛宏傳許慎之真古文孝經此儗字臧氏鏞堂謂爲依之訛亦非也蓋儗實有其字所以禮記曾兩見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背於六書義理者卽爲俗字如此等字皆是奏前古字作恁作儗皆从依無不可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宋王氏困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戰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其後言乎終之之難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

